

東漢會要

十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進

職官三

品秩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郡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著秩志

奉祿

百官受奉例

建武二十六年增奉如此志例以明也

大將軍三公奉月

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錢九千七百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三千石月錢三千五百斛比二千石月錢二千石月錢二千五百斛比一千石月錢一千石月錢一千五百斛比五百石月錢五百石月錢五百五十斛比三百石月錢三百石月錢三百五十斛比二百石月錢二百石月錢二百五十斛比一百石月錢一百石月錢一百五十斛

解八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籍

公田以秩石為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

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續漢書曰大將軍

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

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

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

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二百石月三十

月十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

明帝永平四年賜公卿半奉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減百官奉

威帝延熹三年九月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

四年七月減公卿以下奉

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

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仲長統昌言曰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

者多祿不足以共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

是設機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飢饉軍旅卒

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

征諸侯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仲長

統傳

官稱

五府樊准傳注云謂太傅太

四府趙典傳注云太尉司

三府鄭諡傳注云三公也承官

二府虞延傳云謂

公府史稱辟公府之類

宰府華扶傳前後宰府十辟蔡邕傳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三司呂蓋奏張酺出居三司大言怨望又

二司注云謂司徒司空也

二臺侍御史尚書郎

三臺表紹傳注漢官云尚書為中

三獨坐宣秉傳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

臺閣仲長統傳光武雖置三公事

宰相東平王蒼拜車騎將軍置長史掾史負四十人

臣居宰坦

宰士周榮辟司徒

監司左雄傳監司

州司史弼傳州司

州宰左雄

州將張奐傳云得過州

郡將皇甫規傳注

郡尹第五倫傳

舉將謂舉主也

考課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東漢會要

三

余嵩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百官志

舉能案劇

衛焮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李忠為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為天下第一牟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上其理狀魯恭為中牟令螟不犯境河南尹袁安上書言狀崔寔為五原守常為邊郡最

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祝良為涼州刺史政未踰時功效卓然

並本傳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

二十五

東漢會要二十一

四

余嵩

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

紀本

刺舉

舉謠言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

見上卷

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

見上卷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公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

於百石之吏傳示淨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尤不政理者詳見上條

肅宗即位馬嚴上封事曰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
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備阿取與自已同則舉
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
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
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
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
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馬嚴傳

安帝勅四府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按罪詔諸
州劾奏守令以下有乖拙遇人無惠者免官姦穢重
罪收付詔獄

東漢書要卷一

五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
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
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
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紀
順帝詔幽并涼州刺史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
老劣弱不任事者上名紀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臧否
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
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張綱獨
埋其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綱傳

順帝末种嵩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官官互為請救事皆被

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

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彰露宜伏歐刀又奏請

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种嵩傳

威帝詔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

以縱避為罪紀

威帝時冀州盜賊以范滂為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其所舉奏悉

厭眾議范滂傳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

之是為舉謠言者也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

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

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

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

志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垂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

申屠須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百官志

威帝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范滂為大將黃瓊所辟
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
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豈
以汚簡札哉間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便參實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范滂傳

靈帝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其子弟貪汚穢濁皆
不敢問而虛糾遠邊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吏人詣闕陳訴議郎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
所謂放鷗梟而囚鸞鳳

劉陶傳

建武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叔日察三公

四口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七

劉向

事下三府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
武王以太公為師齊威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
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宗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
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葉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
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
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
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
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
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

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帝從之陳元傳

世官

劉昆少習容禮子軼傳昆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

宗正焉儒林傳

張奮累世台輔本傳

吳雄三世廷尉為法名家郭劬傳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儒林傳

陳忠世典刑法本傳

自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累世宰相俱

二五七 法令要二二一 八 列傳

為東京名族揚彪傳

公孫瓚家世二千石本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本傳

袁紹累世台司本傳

久任

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
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
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
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
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

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朱浮傳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又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躡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

驚復見洗滌米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
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
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
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
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與故去官之禁又下
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官官不便終不能行

左雄傳

建武十三年馮魴為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
為太僕

成武孝侯順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召之吏人上書
請留

王霸為上谷太守在上谷二十餘歲

祭彤為遼東太守在遼東幾三十年

鮑德為河南太守在職九年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許荆為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並本傳

黃瓊處議郎且十年李固傳

吳祐在膠東九年

行領試守假比秩為員

靈壽侯邳彤行大司空事傳

驃騎將軍行大司空事劉隆紀

衛尉趙熹行太尉事明紀

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和紀

行度遼將軍事來苗南匈奴傳

行度遼將軍朱徽和紀

馬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本傳

行車騎將軍馬防西羌傳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龐參傳

韋彪行司徒事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伏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鉞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

馮魴行衛尉事

班固行中郎將事並本傳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任光傳

陳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

王丹領左馮翊

蓋勳領漢陽太守並本傳

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樂巴張綱周栩劉班順紀

馮異守征虜將軍

王允守尚書令

樂巴守光祿大夫並本傳

呂种守沅陵長宋均傳

西域假司馬班超章紀

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官紀

李固對策曰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續漢志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鄧遵以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匈奴傳注云自置度遠將

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為正將軍也

袁夢麒曰凡官吏有試守之法平紀令吏二百石

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

一歲廼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真按順

帝時李固言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

迪等無它功德初便拜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以是而

推漢世官吏初除必多試守者矣又按趙廣漢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尹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韓

延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張敞守太原滿歲

爲真此類其衆諸云滿歲者與如淳試守一歲之
說大爲相應唐世除吏尚循此制裴度自司勳郎
中知制誥爲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其制曰臺郎滿
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不冝真授又韓愈權知國
子博士三歲爲真其所謂滿歲三歲雖各有其制
然大率皆漢制也故通典載正觀令云散官以職
事高者爲守職守卑者爲行官階相等無行無守而
本朝元豐中更定官制詔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
官品高下爲法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
下二品爲試此皆放漢制以增之耳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大麟

上進

職官四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大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

百言志

議典禮

光武立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親廟四願下有司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

詳見祭祀

志及純傳

三十一

❖

一

劉洪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詳見褒傳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韓稜傳

安帝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

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

交獻表宏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太后從之

劉愷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官官不便之

三十一 東漢全要二十二 二 列漢

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陳忠傳

官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即上疏陳之太后由此以安周舉傳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獨對曰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司徒黃尚太常亘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朝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秩為子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

元嘉元年威帝欲襲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當與齊宜比周公黃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從之

黃瓊傳

熹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

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定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

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起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
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
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威帝李固傳

董卓為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
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
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
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於宗德前殿
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傳

議曆

安帝延光二年東漢合要二二二 賈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
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言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祉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
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世書令忠上奏云云上
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曆事詔書下三
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宜如甲寅
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詔書下三府
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
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
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五壘行北面議郎博士
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
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而難問是非焉案此可見東
都集議之制

熹平以後孫誠張恂孫整言月食事詔書下太常其
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効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
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耽以說等
議奏聞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効奏欺
謾詔書報各以二月奉贖罪並曆志

議都邑

董卓秉政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同諫
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

三百五十五 末漢金要廿二 五 卷之三

卜東都以隆漢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時人懼卓

暴怒琬必及害琬竟坐免黃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對以常
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帝

乃止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
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又言官自
鬻鹽及復均輸法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

不可施行事遂寢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眾以為不可鄭眾傳

武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
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
於民飢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
錢劉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選舉悉非功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
閥閱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
其人帝深納之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二月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其與中

三百七

東漢書卷三十二

六

卷三十一

二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
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
不可開可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
斬八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
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
帝從躬議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示
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冬於斷獄十四
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紀

司隸校尉晏稱劾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公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張酺傳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駁之據正典

刑為駁議三十篇

應劭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是時范滂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袁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

劉愷傳

三十七

東漢會要二十二

七

五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化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孔融傳

議邊事

建武中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景國曰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為南單于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帝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為不可
班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
修復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
廷爭連日異同紛回臣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為
策近長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
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
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左馮翊司徒鮑昱
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既久先帝所建不宜回異
終復上書帝從之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虜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

雲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
欺之宜還所掠生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
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司徒巨虞太僕袁安以為當
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
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
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
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其各

寇復匈奴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北虜降王阿終為北單于事下公
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景季等十人議可
許袁安與任隗以為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

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毀詆安安終不移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說太尉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上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于氏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帝不從上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

三廿六

東漢會要卷二

九

臣有詔問本意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二輔危則京

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紀

侍講 勸學

趙典拜議郎侍講禁內本傳

巨郁復入侍講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酺傳

巨彬為議郎侍講禁中

黃瓊為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並本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後帝徙

南宮得賜前侍講注籍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

尉劉寬司空張濟同入侍講不欲獨受封賞乃上書

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揚賜傳

馬嚴拜侍御史中丞勸學省中馬嚴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百官志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眾郡秦計明紀永平二年詔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本紀按東都之制郎國

吏上計其計吏即補郎官如王逸補壹之類是也中間罷之至是始復而紀注乃引武帝令郡國舉孝廉

與計借其事全不相類知注誤也

威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絕橫拜

自此終威帝世無留拜者楊秉傳

臣去麟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即后于甘泉通

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八以上郡

內眾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助守會稽願奉三年

計最如淳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願入奉

也至百官志別弟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

郎官蓋與西都遣丞奉計已不同矣西都天子親

受計而所謂計帳則計相主之張蒼傳東京但使司

徒受計吏至於長揖不拜趙壹傳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眾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

馬復留給事中本傳

亘譚拜議郎給事中宋弘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名官而其職乃在外庭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本傳

待詔馬援寇恂傳

世祖即位召亘譚待詔本傳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子於南

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日 陳後景

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 仕光祭

遵季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楨景 先宮馬

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

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功臣封爵見封功臣條下

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

議郎蔡邕為其頌云頌見本傳注

省官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

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

并令著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

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中左校

尉為越騎校尉致當作置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

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都尉

官數

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内

外内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

都計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

其鄉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三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大麟

上進

職官三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歊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
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絃報命匈奴傳下同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

李茂報命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亡
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

三十四

八十一

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曰單
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

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

慰拜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衆北
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

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

將軍左校尉景夔授璽綬

案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二月遣謁者分行冀冀三河兗冀青
州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重害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兗豫徐冀兩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
民無以耕者為產犁牛直

安帝即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之
絕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
州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
者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三州水

東漢書卷之三

二

正

延光三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火害督錄
盜賊

順帝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
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

輕繫

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歛稟賜

永和四年大原郡旱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
自去年九月己未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

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
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威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並紀

永壽中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三

府言清詔自以承詔使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其衆棄

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本傳

延熹九年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稟

之紀

班宣風化

肅宗朝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

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衆落百餘卷悉封奏上

本傳

東漢會要卷三

三

吳元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

謠李邵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

者凡七十人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

大夫郭遵馮羨藥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

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

者驛馬亡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

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

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烈清朝廷稱之

八使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迎其車轎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董河海而不疑蒙
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爲當先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
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
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植誹說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
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
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
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霖雨黎民流離困於道

甲子年七

東漢自漢中一

四

吳元

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
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
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虐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
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
律節文增辭化員行於言不或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
思勗明好惡將何以救其然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
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漢帝延平元年七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
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
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與言遂覆蔽
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

惡無懲置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
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
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紀

旌節義

王莽居攝譙元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
肯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
死述聽許之遂隱藏山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
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元家錢獨行傳

李業以王莽居攝託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
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上

三十八

東漢會要卷之三

五

卷之二

劉茂爲沮陽令王莽篡位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建武二年歸漢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
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
下義士福言茂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召茂拜
議郎上

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
掾嚴授前戰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
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
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
子一人爲郎劉茂傳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舡追之雄賊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听輔斫也願
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曾即死詔書追
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湯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
劫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皆恩德叱宇等曰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曰
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
汚上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爲冢地賜
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

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
見纒紉如龔勝譙元郭欽蔣詡之儔皆榮華丘壑

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恢而保身懷方彌
相慕龔光武側帝幽人求之若不及弓旌玉帛之
招相望於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下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肯屈上之所以表勵廉隅者如此
故風俗丞丞俱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
劉曠王扶俱以脩身行義而蒙聘肅宗亦禮鄭均
而召高鳳以成其節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愈
久而不渝者也無何安順以降臧官擅權賢人君
子抱負竒蘊而不得施用於世於是始有疾惡太
甚如李固杜喬陳蕃竇武之倫出焉世率謂黨錮
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之隆亦豈盛世之

美事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抑在乎上之所以
用國者如何耳使東都之君誠能進用正人斥遠
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功則節義成
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脉又焉有黨錮之禍
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不能
扶持節義者之過也吁

外戚貴盛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立下危
臣子后族陰邪之家不過九淵淵屬深位不能及計

史王氏之半耳

東觀記見
明紀注

明德馬皇后志在克己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

東漢卷之三

十一

賁郎中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

表都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妾
一日俱封黃霧四塞先帝防諸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
氏比陰氏乎上乃止名紀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憲兄弟親幸
並侍宮省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
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
舉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貴莫敢犯法今貴主尚
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何貴耳和帝
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憲征

匈奴有功威名益盛以景夔任尚等爲爪牙鄧豐郭
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
門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
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
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
廷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衆定
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
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豐鄧磊皆下獄死遣
謁者僕射收憲太將軍印綬封爲冠軍侯帝以太后
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憲自殺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
輒哀請謙遜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
崩鄧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隲定
策禁中迎立清河王子祐是爲安帝太后臨朝帝少
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
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
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徙封隲爲
羅侯不食而死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閹皇后兄弟
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
江京李閹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
爲佞虐司徒楊震尚書翟酺諫皆不省二年王聖江

京樊豐等與閻后妄造虛無譖太子廢皇太子保
為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閻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閻
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為嗣十月北鄉侯薨顯
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
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閻
顯及其弟糴晏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
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初和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為
己子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
尊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

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
商女梁貴人為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為大將軍弟不
疑為河南尹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白豺
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
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冲帝即位梁太
后臨朝永嘉元年冲帝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
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
門官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
惡之使左右置毒於黃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冀召

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
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爲嗣而
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
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今獨李固杜喬堅
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
帝位是爲威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
皆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
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
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
之陳授因日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郗
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接小黃門
史左官唐衡定議誅之使具接將左右殿驃虎賁羽
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
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
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
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封單超等五
人爲列侯出謂之五侯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
光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騷三人更相糾察而諸
豪貴戚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太后猶
以王氏一日五侯黃霧四塞爲言至再三有請然
後封之當時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爲得
矣然竇憲憑恃宮闈之執橫奪主田帝雖比之指
鹿爲馬而終不能繩其罪故外戚強盛自茲以始
及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憲始內幹機密出宣誥
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生不軌之謀比自章帝有
以啓之也其後閭顯專廢立之權梁冀行弑逆之
事專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之元氣亦索矣故
嘗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母后臨朝之日
植立幼主自爲固位之計及其敗也又必藉官官
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